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原始社会末期是实物货币，祖先们的物资交换是以物换物。如要用牛、马去换稻谷或布匹，那装稻谷的箩筐得排成队、布匹得扯出几里路远，交换才能成功。后来先民发明了以贝壳作货币，贝壳轻巧，携带方便，用它来做买卖轻松多了。所以凡与钱币有关的汉字，都与“贝”字关联，诸如：债、账、贷、赔……仓颉老夫子造字时，是动足了脑筋的。货币运用的历史源远流长，沿用至今不业已几千年，其演变的过程也轮不到我讲，所以不敢多说。现在的钞票有纸币与硬币之分，美钞、欧元、英镑、卢布，世界各国基本如此。

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几年前，我和复旦的一批年轻的教授编写科普读物——《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高科技》，彼时我从计算机系教授周傲英先生那里首次听到“电子货币”一词。他告诉我，今后出门买东西不用带钞票，用电子钱包就行，安全又方便。我很是惊讶，温文尔雅的周教授便耐心地为我扫盲。韶光易逝，岁月如梭，君不

## 微信，还是支付宝？

吴莉莉



边看边聊

见今天满大街的男女老幼，都会用手机对着黑黑的方块图扫二维码。买东西付款时，卖家一句“微信还是支付宝？”问话，买家心领神会，早已举起手机恭候，哪怕一根葱、一块姜。计算机专家、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的周教授，却不知我至今还会用。说来汗颜，很对不住老师。

不过，我也没特别地惭愧。人老了，生活的节拍总是慢些，我也常常这样原谅自己的不入潮流。另外还存点小私心：怕自己一时健忘而按错数字，那麻烦就大了（最近脑子不好，丢三落四的）。买小东西，用现金结算很方便；购大件物品，就拉银行卡；再说，居家用电脑网上购物，我也有这“网购”本领。不用手机付款也没什么不方便。生活原本多彩，购物付款方式不是一道单选题，它可以多样化。一次，在超市的收银台前排队等付款。有个涂着口红、穿戴算是时髦的五六十岁女人，用手机结

款后闲立一旁，她男人忙着拉大、小马甲袋装东西。后面的一位阿婆跟上来结账，收银员信口问：“微信还是支付宝？”阿婆惶惶道：“妹妹啊，阿拉勿会用噢。”前面那女人马上扭转头，眼光鄙夷地哼了声：到现在还有人用现钞买物事（东西）啊？排在阿婆后面的我，愤愤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我们年龄级别是“同档”，付款方式是“同党”。舌战自然不必，腹诽是可以的，以眼光正视那女人也是可以的了。她男人识相，拉了拉老婆衣袖走开了。

买卖付款时，一句“微信，还是支付宝”的问话很寻常，却也常常搞得不会用的顾客，特别是老年顾客很被动。其实要学并不难，但是不学也没什么错。譬如乘公交车，扫码、拉卡、投币都可以，只要付了钞票，司机还会不让你坐车吗？

前几天，又见媒体报道，出了一种“新”钱，叫作数字人民币。它是以数字形式出现的法定货币，它与纸币、硬币等价。我看了报纸，又经“百度”查询，弄了半天，不过能知道这新名词，总还算落伍。时代在前进，新事物层出不穷，我得努力学习才对。

清明都过了，天气还没有转暖。花儿正陆续开放，晚了近一个月。有些花错过了花期可能就不开了。周末去西郊森林公园爬山。下山后，看到水库边有几个帐篷，一条杂毛小土狗正在撒欢。帐篷里飘出炒菜的香味，肚子一下子咕咕叫了起来。两个南方口音的妇女在交谈，杂乱的床上睡着一个孩子。她们像姐妹，但又不像。远处排列着许多蜂箱，两个男子头上戴着罩子在忙碌着，不时有蜜蜂飞出。五颜六色的云里隐约可见一轮红日。

“有蜂蜜吗？”  
“槐花还没开，只有没经过处理的菜花蜜。”

“我尝尝？多少钱？”  
“好。八元。”

待我尝过后，想买点。她反复说还没有加工好，不能坏了名誉。后来她耐不过我的请求，便卖给我一斤半。交完钱后，我顺口说：“给点钱在您这儿蹭顿饭吧。”孰料，她竟然一口答应了，但决不收钱。闲聊中知道她们几人来自浙江绍兴，老家在金华。一年出来一趟，追着花儿四处走半年。一會兒小孩醒了，饭做好了，两个男子也收工了。简短介绍后，他们热情地邀请我这个不速之客共进晚餐。自制的腊肉，清炒的蔬菜，油炸的鱼等。女主人反复说道：“都是普通的家常菜，别客气。”她给我开了一瓶啤酒，其丈夫自饮黄酒。小土狗差点抢走了我筷子上的鱼，汪汪。

边喝边聊中，渐渐有了话题。这个养

蜂人家由男女主人和两个打工者组成。他们做这个行当20多年了，一致认为养蜂的活儿很辛苦，不时有放弃的念头。可花儿一开，他们就忍不住收拾行头追着春天风餐露宿。养蜂人大多待在荒郊野外，晚上没有电，常常是早睡早起。我说：“你们晚上可以钓鱼啊？”

男主人抿了一口酒后，回了一句：“钓鱼多没有意思，傻傻在那里等待？”

荒郊野外的生活不也是等待吗？几杯酒过后，话题到了孩子。他们儿子大专毕业了，受了辛苦养蜂工作，也没有心思找工作，想在家待着。男主人瘦高个，微微佝偻着腰，不似女主人活泛。他看上去很斯文，眼神清澈，像是读过书的。偶尔插几句话，文绉绉的。女主人提及丈夫的父亲是大学生，后来下乡接受再教育，丈夫错过了受教育的时机。我抬头看男主人正在嚼着炸鱼，满脸的碎胡子，眼神笃定，手上有蜜蜂蛰过的痕迹。我们无论选择哪种生活，经历过什么，大自然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四月的天气就是这样的，白天热，暮色降临就有了凉意。小屋里黑漆漆的，只有女主人的手机偶尔闪着亮光。

“我该走了。”  
“欢迎你再来。”

男主人没有客套地走出帐篷来送我。夜幕完全降临，山风很凉。走到站台，一个人都没有，坐在木凳上等待。车来了，很快路过了追着春天跑的养蜂人家，远处青黛色的群山沉默无语。

## 黯然销魂——叉烧

黄峪

在港式茶餐厅或大排档的餐牌上，往往有这样一个颇令人费解的名目——“黯然销魂饭”。私以为堪与川式“伤心酸辣粉”匹配。后者酸辣，使人涕泪涟涟，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碟饭，却能让人黯然销魂？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神雕大侠被骄蛮郭家大小姐削去一臂，痛失所爱小龙女，未能忘情，在东海苦练独创出一套“黯然销魂掌”，高过手招，蜚声武林。而这碟饭，却要追溯到港式大众文化高手周星驰的电影《食神》。电影中的史蒂芬·周在厨艺大赛中落败，落难之际得到莫文蔚饰演的“火鸡”赠送用鸡公碗装着的叉烧煎蛋饭，重拾斗志，最终在食神大赛中以这碗命名为“黯然销魂饭”的菜式夺冠。电影主题思想非常励志——“只要用心，人人都可以係食神！”在参加拍摄电影的厨师设计推广下，这道虚拟菜式，逐渐成为茶餐厅菜式。

其实，叉烧、煎蛋、米饭三合一搭配，如果用料精细，基本不会出什么差错。广东烧腊铺子的主角，就是蜜汁叉烧——梅肉（猪前腿肉）切成大片条状，用糖、盐、酒、酱油、面酱、陈皮、葱头等适量腌制，用叉子串起，进预热炉子烤，表面着色，边缘微焦，取出淋上蜜汁，再放进烤箱直至干身，再淋一道蜜汁。这道岭南硬菜老少咸宜，大方得体。家里如果突然来了客人，去烧腊铺子“斩料”加菜，叉烧多数是首选。就算一顿吃不完，下一顿还能切粒煎蛋、炒饭，总有一款适合你。粤人对叉烧肉的热爱，深入骨髓。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广东妈妈对不争气孩子的名骂：“生旧（粤语量词‘块’）叉烧好过生你！”当年在欧洲留学，实在怀念家乡风味的我，居然能够凭着唐人街杂货铺里买的叉烧酱，用宿舍里的微波炉，做出了广东叉烧。卖相味道和想象中的不远——抑或是留学穷学生要求不高？据说海外最好的叉烧，要到伦敦唐人街去寻。去年全家旅行，在伦敦吃了好几顿炸鱼薯条、各种馅料英国派和牛扒汉堡，终于忍不住在某个午后跑到唐人街某店，点了一份蛋炒饭，再叫了一个叉烧、烧鹅双拼。正吃得大快朵颐，只见一位老婆婆在中年儿子陪同下推门进店，与楼面经理寒暄起来。原来，婆婆几年前腿脚还好时，是此间常客，现在好不容易从某个华埠进城，赶着来吃一份心心念念的叉烧饭。经理马上通过对讲机向厨房师傅下单——“一份叉烧饭，叉烧捻响，俾婆婆食！”这份人情加味道，世界一流。

家里楼下有间连锁茶餐厅，招牌菜式“黯然销魂饭”。但因为离家太近，顾客太多，极少光顾。有一次出远门回家，错过饭点，实在是饿得发慌，于是赶紧进去。鸡公碗里，厚切叉烧肥瘦均匀，色泽鲜明，肉质弹牙，煎鸡蛋微焦边脆，蛋黄流心，缠绵淋漓。煎蛋下埋了一勺葱油加头抽酱油，配以泰国金凤香米饭，睇落粒粒分明，嚼之软糯甘甜。这一碗饭吃得酣畅，买上一打刚出炉的酥皮蛋挞，正好打包回家。

## “正道”与“漫道”

吴其尧

据报道，上海近日举办“首届长三角城市戏剧节”，将陆续推出九部大戏，其中包括史诗话剧《雄关漫道》。看罢新闻，不由得回想起早些年看过的同名电视剧《雄关漫道》，同时还有名为《人间正道》的电视剧和电影。

如所周知，《人间正道》和《雄关漫道》的片名均取自毛泽东诗词，前者是《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后者是《忆秦娥·娄山关》中的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但这两个片名，严格来说却都属于“误用”。此类“望文生义”的误读，想必并非由近年始，我印象中早就有学者针对此类现象，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所在。著名新闻人和学

者范敬宜先生在其《总编辑手记》一书中有三篇文章分别讲了毛泽东诗词中一些诗句的理解和误解问题，其中讲到“漫道”不是“险道”，而是诗词中常见的动词用法，意思与“莫道”、“休道”类似，所以“雄关漫道真如铁”应该理解为“漫道雄关真如铁”。“漫道”一词在古诗文中常见，比如杜甫《绝句三首》“漫道春来好，狂风太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王昌龄诗《送裴图南》：“漫道闺中飞破镜，犹看陌上别人行”；辛弃疾词《江神子·侍者请先生赋词自寿》：“漫道长生学不得，学得后，待如何？”都是“莫道”之意。《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也收了“漫道”一词，解释为“不要说；别

说。”还有学者指出诗人之所以采用倒装句式，是为了满足诗词格律的要求。“漫道”二字都念去声，按照“忆秦娥”的词牌要求，这一句应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于是改成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这样才合辙押韵。范敬宜先生还指出，“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正道”也并非与“歪道”相对，指“正确道路”，而是“正说是”的意思。所以原句应该是“正道是人间沧桑”，“正道”也是动词，意思是“正说是人间沧桑”，同样也是为了合辙押韵的需要，使用了倒装句式。

《人间正道》是1998年的电视剧，讲述国企改革和反腐倡廉的故事；2014年的电影《人间正道》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大生产运动；《雄关漫道》则是2006年的20集电视剧，表现的是长征故事。这些“正剧”的创作者可能以为毛泽东诗词中的这两个“道”是“道路”的意思，难免“望文生义”之嫌，用范敬宜先生的话说“是由于不懂诗词用语常识造成的”。对于文字工作者而言，懂一点古诗词的常识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 红色之旅·泾县小景（焦墨）

荣德芳



这是吾乡的一句俗语，意思是在岸边上说话，总以为四下路道里无人，谁知道河道里有渔船，船里面有渔人。本是一场非常私密的交流谈话，却被渔人句句声声入了耳。

妙就妙在“巧”字上。说者“有意”，想说的尽数说，不想说的也可以说，反正没别的人听到；听者也是“无心”的，本不想知道，谁知道这一段“音频”如同河岸边拂过的风飘过的雨，恰恰如精彩的直播，不正是东家长西家短，还会有张家李家短。有时候，“冤枉”就这样发生了。微信群里说话，有时也有如此明明我只是告诉了一个人，为什么

## 岸上说话，巧了渔人

黄震

工作群。忙的时候聊工作，闲着的时候聊生活。网络时代生活之趣事，信息量大着呢！说着说着，难免漏了嘴。虽“无心”，更“无意”，更多的时候，还不忘添上一句，“不要告诉别人哦”，再来个尴尬的表情。殊不知，碰“巧”遇到长舌，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某某“奇思妙想”，就是你说的。有时候还有截图为证，如同跌倒在“纸上”，远比跌倒在“狗屎”上惨多了。“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除了你知我知，难免还有个“渔人”知道呢！

## 七夕会

4月中旬，樱花在上海已是落英缤纷，而在大连仍是含苞待放。接机的亲戚见面就说：咋想着4月份来？来了，就看海吧。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漫步街头随处可见带“海”字的店，乘坐公交条条都能看海；在初到者看来，有海就是景。于是堂兄弟带着领略了星海广场，旅顺湾、滨海路……的广博雄伟和海天一色的壮阔，相比之下黄浦滨江当然就袖珍很多。沐烈烈海风而悟：北方的豪爽、江南的精致，皆因有地势之缘。

在老铁山风景区却有不虚此行的感慨。尽管景区门口横亘着一道“购票入内”的栅栏让人有点扫兴，据说不久前此处还是来去随意的胜地。入景区后有路标表明有横渡渤海海峡的张健下水处、老铁山灯塔、老炮台等。而我们驱车十多公里就为一睹黄渤海分界线的壮观。堂弟小刚说“老铁山头入海深，黄海渤海自此分。西去急流如云涌，南来薄雾应风生”，如果天气晴朗，能看清一清一浊的黄渤海分界线。

据说看似波光粼粼的老铁山水道其实暗流湍急，暗礁林立，有“最险恶的水道”之称。所以在1893年建造老铁山灯塔以利船只航行，历经多次战乱至今仍上岗服役，为过往船只导航。若在老铁山灯塔与对岸的蓬莱田横山之间画根线，黄渤海天然分界线：东部的黄海水色深蓝色，而西部的渤海显得有些浑浊，可谓是“泾渭分明”。

站在辽东半岛最南端，虽然田横山难以目及，却想到《史记》里《田横五百士》的故事。一边是田横对刘邦以死相殉不相为谋的决断，一边却是黄渤海清浊并流千年，别有一番意境。徐悲鸿创作著名油画《田横五百壮士》也有90多年，不知悲鸿先生当年是否到过胶东半岛的田横山，或者就是隔海眺望了那一片岩石嶙峋的小山，萌发创作激情？回程中，在一片海滩稍作停留。正逢渔船归港，看到游人在简易码头头等候，一艘渔船靠岸卸下刚刚捕捞的螃蟹、海胆、活蹦乱跳的鱼虾；瞬间过秤议价成交声此起彼伏，一幅江南很少看见的场景。

面朝大海，花开花落。日出日落，仿如人生。作为后人过客，既仰慕先人的忠义刚烈，也赞叹大海的兼容并蓄；每一天都从满怀憧憬开始到带着无奈或喜悦入睡。浑黄的渤海带来黄土高原的充足养料，海中鱼虾因此繁衍并滋养了人们的高胃；清冽的渤海被赋予“诗和远方”的人文色彩，世界也确实需要一块净土一方净水。堂弟见状有点不屑地泼盆冷水：“到进出港航线附近看看，其实都一样。”

是的，传说毕竟传说而已，很多时候必须沾点地气。譬如就想证实下：如此清冽的水面怎么会是咸的？于是蹲下身伸出右手食指蘸点海水，放在嘴里，其味与家桌上的汤相差无几；堂弟调侃说：怎么不捧着喝一口？保管咸中有涩。

离开大连的傍晚，海风温润、阳光和煦；春风吹到北纬38度，樱花要开了。飞机起飞、爬高，在巡航高度轻轻晃动，似挥别那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

## 旅游

## 在大连看海

陈茂生

